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繡雲閣
第五十九回 南龍郡妖害三緘 北雁山詩警七竅

三緘師徒自破迷道人辭去，又向故里而歸，夜宿曉行，來至李家村前。已是春初景況，游蜂蝴蝶，飛舞花間，雞犬桑麻，儼然在目。師徒行行止止，足力已疲，正思尋一所在以息肩，忽聽山磬一聲，鏗然落韻。三緘翹首望去，遙見叢林一帶，建閣高聳於翠微之中。訪諸行人，行人曰：「是乃奎星閣也。」三緘曰：「內有住持乎？」行人曰：「僅二道士，一老一少，住茲久矣。」師徒得此野閣，喜不自勝，迤逦而來，不久已至。老道詢明來歷，設齋以待。三緘師徒遂於此歇肩焉。

又說南龍郡七竅衙內，赤鯉、毒龍、老蛟、蝦妖等在署執事，究有疑案，皆決於四妖，合郡人民，無不敬服。茲逢春社，四妖無事，園內賞花。靈宅真人駕得彩雲，墜於花臺之上。四妖見是師尊至此，歡欣拜舞，跪於其前。問安已畢，靈宅子曰：「爾輩在衙，徒消永日，不思所以誅三緘乎？」四妖曰：「師命弟子助七竅官階，以為他年阻彼闡道之路，故七竅事事皆吾等剖明，官升三品。但惜聖恩尚未逮耳。」靈宅子曰：「師昨雲遊，見得三緘現住奎星閣內。師特來此命爾四人前去誅之，以免歲月遲延，難消師恨。」四妖曰：「師既有命，弟子敢不遵從？」靈宅子曰：「爾等至閣，務須隱身不露，乘機而作。

如能誅得三緘者，為首功。」四妖聽命，各將妖風駕著，向奎星閣而投。

恰遇復禮子、正心子、誠意子奉紫霞命，查訪三緘行為若何，搭肩乘雲，正在空際。誠意子曰：「南面有黑雲四朵，其氣甚烈，不識何妖？」復禮子聞說，即與正心子高立雲頭望之，但聽風聲怒號，烈氣可畏。復禮子曰：「是妖非凡，必有所為而去。吾等將車高駕，蓋於黑雲之上，視彼何往，再作躊躇。」正心子曰：「此言正合吾意。」遂將雲車向上驅之，與黑雲相映而行。行到奎星閣前，黑雲冉冉，接連墜下。復禮子曰：「是閣清氣時升，必是三緘在內，而四妖暗懷毒念以誅之者。吾等亦化凡人，入此閣中，看彼如何舉乎？」正心子曰：「如是，事不宜遲。」當即按下雲車，化作三隻，徐徐入閣，宿於東廂。

夜方二更，三緘師徒造彼內功，各坐榻上。毒龍生性暴烈，見三緘跌坐，原形化出，張牙舞爪，恨不一口而吞。老蛟曰：「彼已到茲，待到更深方可。」毒龍性不能忍，毀門直入，以撲三緘。復禮子見之，忙施仙法，在三緘頭上現出烈火，直燒毒龍。老蛟從側而前，向三緘一珠拋去。赤鯉潛近身後，一錘打來。誠意子亦顯仙法，拋一寶巾，裹定蛟珠。正心子現一鐵盆，將錘托著。蝦妖乘勢雙鉗齊舉，狐疑以雙刀架之。毒龍騰空擊之以爪，無奈猛火勢烈，飛身而遁。復禮子驅動猛火，隨後追逐。

毒龍一步一趨，竟投靈宅子洞內。靈宅子望見毒龍爛額焦頭，聲聲叫苦，忙踏坎卦，以口吹去。片刻，大雨如注，猛火被水而熄。兩止而燃，舉目視之，乃復禮子在於洞外，大驅猛火。靈宅子怒目吼曰：「復禮子不在洞中修道，來此胡為？」復禮子曰：「吾奉師命護衛三緘，可恨毒龍一敗再敗，不知進退，膽敢仍蹈故轍，以背天律，吾是以略驅猛火，焚彼妖軀。

靈宅真人不思衛道，反與妖部為伍，成何體面？吾不念爾為師叔，毒龍誅後，並誅爾躬！」靈宅子聞言，怒如雷發，向復禮子一鐵塔飛來。復禮子躲過身兒，化作青氣，望東而隱。靈宅子見彼遁去，轉回洞府，取靈丹以活毒龍。

赤鯉之錘被正心子鐵盆托定，極力脫卻，抽身便走。正心子鐵盆扭轉，翻蓋赤鯉頭上。赤鯉愈走愈重，直向師洞而奔。

正心子急驅鐵盆，一時重若泰山，當將赤鯉壓著。方欲刺以斬妖仙劍，適逢靈宅子乘雲半空，見赤鯉頭頂鐵盆，事在危急，於是手扭離火，足踏巽門，向鐵盆一吹，化為烏有。正心子吼曰：「靈宅子，妖物何恩於爾，護衛如斯？吾不看師叔之情，仙法略施，必喪爾軀於雷火！」靈宅子怒曰：「小小道童，敢在吾前誇弄海口。爾且站定，看吾仙寶！」正心子舉目一視，乃一鐵塔從空下墜。知不能敵，化道赤氣向南而逃。

老蛟拋下寶珠，已被誠意子仙巾兜著，真言念動，珠反飛轉，亂打老蛟。老蛟身被數傷，將自己寶器收之不得，無可為計，向洞奔回。靈宅子趨出洞門，飛一利剪，仙巾被剪剪碎，墜地紛紛。將巾剪餘，其剪直向誠意子當頭剪下。誠意子化成白氣，亦向西逃。

惟狐疑持著雙刀與蝦妖力戰不已。蝦妖曰：「吾與爾鏖戰良久，力已憊矣，暫息片刻可乎？」狐疑曰：「可。」遂各停鬥，歇於松蔭。蝦妖曰：「爾有何道法，敢與吾戰？」狐疑曰：「論吾道法，一說出時恐將爾燦頭膽駭破矣！」蝦妖曰：「爾且言之。」狐疑曰：「呼風喚雨，遣將驅雷，毋庸說得，以不足為奇也。吾化雖小，力能倒海翻江。那年東海龍王與吾角力，吾將海水一口哈乾。」蝦妖曰：「哈乾後見些什麼？」狐疑曰：「吾見海水汪洋，怕內面有甚駭人處。豈知其間盡屬邃穴陡坑，為藏蛟藏蝦之地。無涯闊海，被吾一眼看透焉。龍王與吾講情，求還海水。吾言還水不難，但於海中要尋一心愛物兒方可。龍王曰：『爾能還吾海水，海中諸物任爾要之。』遂請吾到海遍處搜尋。將海尋遍，無一物可愛。左顧右盼，見一大蝦，約大數斛，暗思：『此蝦多肉，攜回家去，可以飽食兩餐。』當言於龍王，持蝦上岸，還了海水。剛欲移步，此蝦忽吐人言。」蝦妖曰：「所言者何？」狐疑曰：「彼言：『饒了小蝦性命，異日蝦孫蝦子必報爾恩。』吾心惻然，將彼放入海中。自今看來，此蝦毫無信實。二次哈乾海水，斷斷不饒。」蝦妖曰：「彼何無信實耶？」狐疑曰：「如爾係吾當年所釋老蝦孫子，尚與吾躬角力，非無信實乎？」蝦妖曰：「爾不言有此恩德於吾家，吾不知曉，自此不與爾戰，以報前恩足矣。」言訖，向狐疑叩了頭兒，乘風回洞，見赤鯉、毒龍同老蛟皆呻吟不絕。靈宅子各予丹一粒以飲之，曰：「為師將爾精神團聚，再復此仇。爾等各回南龍，以伺機變。」四妖唯唯，拜辭靈宅，復向南龍而去焉。

其時，七竅未見四人在署已二日矣，密遣人役遍訪弗得，以為遠去異地，常帶愁容。珠蓮問曰：「郎君近日體不安乎？」七竅曰：「未也。」珠蓮曰：「郎君既安，何以愁容如是？」七竅以四人不在衙內言之。珠蓮曰：「郎君毋慮，彼於明日定歸也。」七竅曰：「夫人命彼他往乎？」珠蓮曰：「妾未命之。」

彼常言於婢婦，遠逝三日即返，妾故知其歸期。」果於詰朝，四人陸續歸署。七竅詢其所往，皆以探親異地為詞。即命設筵衙內，同酌暢飲之際，突然堂鼓鞦韆，役吏入而稟曰：「外有村叟四五來衙叫冤。」七竅當出堂，將呈細閱，言：北雁山下，有死屍三人，一女二男，皆無其首。閱已，問之村叟曰：「可見有人在茲鬥毆否？」村叟曰：「無之。」七竅曰：「爾等怎知此地有死屍耶？」村叟曰：「今日晨刻，聞行人呼之，而始知也。」七竅曰：「行人為誰？」村叟曰：「聞呼後，民等出視，則呼者已去。及到山麓，果見三屍縱橫，不知殺之者為何人，亦不知起鬪者為何事，故來具稟，祈大人察之。」七竅曰：「爾等先歸，吾乘輿即至。」村叟同起，急急言旋。七竅乘輿，竟向此山進發。

珠蓮蚌婦見七竅已去，呼四妖入內，問：「所幹之事如何？」四妖將取情由詳述一遍。蚌婦曰：「靈宅真人何不施彼仙法以誅三緘？」四妖曰：「三緘而今有群仙護持，一時難以誅得耳。」珠蓮見其個個負傷，囑以靜養勿動。四妖出，珠蓮私謂蚌婦曰：「三緘此子，乃吾等寇仇。俟七竅官品大時，將合天下之習道者，概行除盡，看彼之道闡以何人？」言罷，痛恨不止。

七竅遣回村叟，來至北雁山驗屍三屍，苦不得其主手。詢之近村人，村人曰：「昨日民等多在此山耕耨，毫無爭鬥聲，今早行人往來，始見三屍橫列於此。而其來歷，實是不知。」七竅曰：「殺人之賊，豈無影響？爾近村中，諒有好逞凶橫、累行不法者，爾輩思之。」村人曰：「凶橫子弟，吾村亦無。」七竅曰：「其中女屍，首雖不見，睹其身體，大約不過廿齡，是必狎邪之流爭妍斃命者。試思爾村內有好淫女子賣笑深閨者乎？」村人曰：「吾村之毗連而居者，盡皆清白，無此淫女。」七竅曰：「暗室行奸，爾豈知乎？」村人曰：「奸行暗室，斷無不稍漏風聲。」審詢數番，村人皆以不知告。七竅無奈，將屍驗畢，乘輿歸衙。珠蓮接入，問曰：「郎君今日所驗之案若何？」七竅曰：「三屍皆無首領，橫於北雁山下，不知主手為誰。此案令吾殊屬難測。」珠蓮曰：「是案乃屍親所報，還是村人所報耶？」七竅曰：「吾閱呈內，係報自村人，未見屍親措一詞耳。」珠蓮曰：「郎君要斷此案，離不著問李赤等人，何不命彼查之？」七竅突然驚曰：「衙內疑難事件，半皆決於四人，妻不言，吾幾忘卻！」即命蚌婦去喚

四人。四人聞呼，入內坐定，七竅以北雁山之案告之。赤鯉曰：「囑役將屍遷守勿厝，待吾輩同往查訪，三日後再往驗焉。」七竅如命。

李赤等駕下妖風，於北雁山前密密訪查，不得其實。毒龍曰：「吾諒是村實係無殺人事，此必別地移害而來者，宜向他村訪之。」李赤曰：「吾等四人一路查訪，恐有遺漏。不如分作四路，弗得於此，必得於彼，豈不妙哉？」老蛟曰：「爾言甚是。」四妖從茲各訪一地。蝦妖訪至山後，慵於行步，暗自言曰：「吾等欲誅三緘，反受其挫，身體尚未安好，又得七竅命訪案情，安有幾許精神為人運用？不若在叢林深處，睡卻一覺，俟精神養足，再行訪之。」剛將身軀倒下，耳聽林內嘖嘖唧唧，小語不休。蝦妖起，暗向人言處用目偷覘，見一少年，美如白玉，與一嬌好女子石臺對坐，旁立兩婢焉。蝦妖思曰：「叢林中男女為群，非奸即妖也。吾且竊聽所說何事。」又恐睹己形影，畏懼不言，旋將身兒隱而弗露。移時，聞得女子曰：「爾我昨日配合為婚，正屬良辰花燭。拜餘苦無酒肉，幸吾二婢在北雁山前偶遇三人，二男一女，二婢去頭接血，以為夫婦合盞之用。今日又思飲矣，妾欲命婢再往，以候行人，不識郎君意念若何？」男子曰：「如此甚好。吾夫婦歸室候之，婢子速去毋遲！」二婢領命，乘風竟去。但見男女攜手同行，行至老楊樹前，雙雙入土而沒。蝦妖見此，謹記其處，忙將妖風駕動，轉回山下。見二婢正遇行人，隱刺其頭，以衣接血而去。蝦妖睹得實跡，暗地歸衙。

四五村民復擊堂鼓，報到北雁山麓，又斃二人。七竅異之，乘輿速往一一看驗，與前之三屍無殊。詢及村民，亦與前言無異。七竅此際見廢五命，未識兇人，發下愁腸，悶悶不樂。久之，顧謂役吏曰：「北雁山有觀刹乎？」役吏曰：「山半有玄天觀在焉。」七竅曰：「既有此觀，可市香炬，吾將禱之。」役吏聆言，頃將香炬市至。七竅入觀，拜舞座前，無非祈指五屍實係何人毒殺。禱告已畢，遨遊觀內，以遣愁思。清虛真人空中望見，雲頭按下，在後殿題詩二絕，以警七竅。一云：「求官容易作官難，多少人情變又遷；不怕心中明似鏡，無頭公案費周旋。」二云：「不若為仙在上天，逍遙海島樂年年；笑君今得紅塵陷，惱恨群妖把爾纏。」七竅游至此間，見壁上詩句，墨跡猶濕，反覆吟詠，宦場心事已淡。乘輿歸衙，珠蓮問曰：「郎君今日所驗，又屬何案耶？」七竅曰：「北雁山又斃二命，睹此案牘，日煩吾身，不堪其擾。意欲辭官歸里，永不插足紅塵矣。」言罷，和衣倒榻而臥。珠蓮將就百般，欲挽入道之心，仍作宦途之客。語言尚未入耳，而七竅已作夢中人矣。